

毕业生

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唐建光 / 主编



毕业生

唐建光 / 主编

辽河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业生 / 唐建光主编.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085-2070-4

I. ①毕… II. ①唐… III. ①清华大学—毕业生—生平事迹

IV. ① 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761 号

SOCIETY-14901

毕业生

主编——唐建光

责任编辑——邓锦辉 吴娅民

特约编辑——戴 军

装帧设计——颜 禾 崔晓晋

出版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北小马厂 6 号 邮编: 100038)

承印者——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985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300 千字

书号——ISBN 978-7-5085-2070-4

定价——38.00 元

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有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以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

——1924 年出版《清华人》

目 录

序言 /1

大学之道，清华风骨——何兆武访谈 /3

第一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清华

梁启超：君子 /11

《清华周刊》：我们所需要的校长 /13

罗家伦：我们建设新清华 /16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21

朱自清：清华的精神 /24

第二章 他们造就这样的清华

引子

1909：看世界 /29

庚款留学班 1910

我们回来，世界从此不同 /32

辛酉级 1921

“五四之子”的命运分野 /46

潘光旦的“五四”反思 /67

人物记·王文显 /72

国学门 1920's

不可复制的国学院传奇 /74

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 /86

人物记·陈寅恪 /88

人物记·蒋廷黻 /90

物理系 1930's

一群脊梁 一段传奇 /93

“熊案”与叶企孙 /107

人物记·朱自清 /112

人物记·冯友兰 /114

人物记·雷海宗 /116

外文系 1940's

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118

人物记·温德（R.Winter） /133

人物记·陈福田 /134

土木系 1958

“红色工程师”们的一九五八 /137

人物记·我的同学朱镕基 /152

人物记·马约翰 /158

水利系 1965

一个年级 一条大河 /159

人物记·周培源 /177

无线电系 1978

“雷4班”：忘不了的三线岁月 /178

经济系 1984

“经4班”：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194

人物记·陈岱孙 /210

一个家族的读书史

百年唐氏，五代清华 /211

人物记·唐氏家族 /222

第三章 倾听一百年：清华·中国·世界

胡适：少年中国之精神 /225

梁启超：为学与做人 /229

泰戈尔：一个广博的未来的使者已经到来 /234

竺可桢：利害与是非 /240

潘光旦：自由、民主与教育 /243

闻一多：最后的演讲 /249

朱镕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252

布什：我们正走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 /255

编后记 /260

序 言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对于自1901年以来就实行新政改革，兴办新学的晚清帝国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十年改革期间，帝国各地政府兴办新学五万余所，招收新生逾160万人。清华学堂区区二三十名教师、三四百名学生，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但就是这么一所不起眼的新学堂，竟然和之后中国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革新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可不谓是一个传奇。

清华学堂诞生之初，就显现出不同于普通新学的气象：她的教师延揽自欧美，她的经费由返还庚款保障，她的学制全部仿照美国，更为特殊的是，她的学生全部输送至美国大学留学……可以说，清华自诞生起，不唯与维新的大环境相连，更是与维新追寻的那个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如果说，“求新”、“向外”是清华显露于人的表象的话，那么清华真正的特殊内核则在于其与众不同的教育宗旨。早在1911年4月制定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就规定，清华学堂的教育宗旨为“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其教育方针为“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在整个帝国教育目的还停留在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之人”时，清华一诞生就超越了其时代束缚，早早抵达了教育的真谛。

正是在这样的宗旨引导下，清华由学堂而成学校，由学校而成大学，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也正是在这样的

教育宗旨的指引之下，一批一批的毕业生自清华而出，担当起引领风潮、革新中国的重任。

1931年，清华早期毕业生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了清华的理念，“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

而对于清华要造就怎样的人材，梅贻琦胸有成竹。那就是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材，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学以致用的人材；而这个“用”，包括理论层面、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的三种用途，当然也包括有灵性、想象力和判断力的精神素养。至于达臻这一目标的路径也很明确，那就是通识教育。让学生们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然后选择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专业。正如梅贻琦所说的，“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鼓励学生们保持一颗自由而不封闭的心灵，同时，严谨的学风又保证了学生不至于松懈散漫。

接近世界水准的年轻大学，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家。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梁思成、闻一多、罗隆基……这样的毕业生阵容，可谓灿若星河，在中国的学校中几乎无出其右者。在1949年之后，清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集团之一。

1931年梅贻琦曾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他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

如今，清华百岁华诞，我们当藉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纪念铭文，表达此种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大学之道，清华风骨——何兆武访谈

清华大学本身堪称一个传奇故事。从一个留美学生预备班成长为中国第一流大学，不仅为中国社会输送血液，它本身即构成现代中国的“骨架”之一。其自由、独立、现代之风骨，在大学精神衰微的当代，仍是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

杨东晓 庄秋水

大师云集，学术灿然，人才辈出，清华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辉煌的坐标。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里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人的精神、风骨的形成，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激变；考察它形成的情境和路径，正是百年中国不绝如缕的人文源流和现代梦想。

问：杨东晓、庄秋水（《看历史》杂志主笔）

答：何兆武（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问：何老您好！一个大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培养了怎样的毕业生，《看历史》这次选不同年代的班级，从清华毕业生的角度探讨清华的大学精神。请您谈一谈什么是清华的精神，又是怎么形成的？

答：清华最初不是一个普通学校，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它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它的建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是留美预备班。送留美的学生在出国前先经过训练，先念两年，出国后好跟美国接轨，一直到1920年代才改成正规大学。所以清华里头的那些建筑、礼堂，都是美国式的。你到美国看看，大学都这样。

后来清华觉得光办预备班，本身不是研究学术的，就增设了国学研究所。那是很了不起的。请了好几个大师，自己搞学术研究了。后来清华改大学以后，国学研究所就取消了，正式并到大学里了。国学研究所前后不到两年，不到一百个学生，撑起了中国国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一直到解放后，也全靠这批人。

问：国学院对清华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

答：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前后只有短短四年，导师只有六位，学生先后不超过百人。然而它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河山。它所培养的学生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人文学科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不妨设想，假如把当时这个为数不足百人的团队的名单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抽掉，那么，我国的人文学术将会呈现为一副何等苍白无力的面貌。我们前辈的学人曾经高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之总结清华国学院的精神。这是留给清华的精神财富。

问：直到现在，这批人的影响也还在。

答：现在全国都在成立国学研究院。其实，国学是什么呢？北大原来有国学系，后来蔡元培给取消了。他说国学是什么呢，无非是义理、辞章、考据。讲义理的，分到哲学系；讲辞章的，分到文学系；讲考据的，分到历史系。所以后来北大就没有国学系，其他学校也没有国学系，解放后也没有国学系了。比如美国要是成立美国学系，研究什么呢？要研究美国历史有历史系，研究美国文学也有文学系。

不过，清华那批人，都能成为某方面的先行者，开一代风气，跟他们大都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关系挺大。这是我们这一代后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以前有人提“清华学派”，严格上说，不存在这么一个有一致的立场、组织的学术团体。有意无意之中，几代清华学人的倾向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

情趣和风貌，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

问：您觉得清华在办学上有什么特点？

答：最大的改革就是采取现代的教育方式，不是科举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有独立性。包括北大，比方蔡元培他请什么教师，有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像请梁漱溟，他那时才21岁，还是个小青年，也没有文凭。

问：您上学的时候，中西冲突厉害吗？

答：不厉害，现代化是共同的道路。现代化是两个方面的，一是物质上的，它摆在大家面前，火车、汽车，全世界都在用；另外一个就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就比较难说，很多民族都是物质上现代化了，但精神上还是传统的。我们做学生时，喊蒋委员长万岁，我们谁都不信，但是你让喊嘛，我们就跟着喊。“文革”时我们也喊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清华很多老师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朱自清、闻一多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雷海宗讲中国史，但他的理论体系是脱胎于斯宾格勒，经他自己改造过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讲西洋史，他是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文化史，征引了圣·奥古斯丁、巴思卡尔和卢梭作为对比。没有对中西文化深入了解的人，是做不到的。有时候，会出现很有意思的事情，西洋文学教授吴宓一贯衷心尊孔，而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闻一多却激烈反中国文化传统，他不仅反儒家而且也反道家。

问：抗战的爆发对清华精神的传承有无影响？

答：全民抗战的时候，特别是前几年，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这里也有偶然的条件。昆明在西南，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在长江中下游，西南可以说是半独立的。国民党的控制没那么严，这和北京情况相似，民国几个主要大学都在平津，多少带点独立性。再说龙云^①是地方势力，他也不希望蒋介石来插手。

抗战以前，还有个党义课，党义课是必修的。我姐姐在北大，就有党义课。

^①龙云（1884年～1962年），原名登云，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人。曾任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

到我们没有了，每个星期就一个小时的军训，不是体育课，是军事操练。结束的时候还要喊口号，最后两句是“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我们好多人都说，现在是民国了，还要讲万岁啊。这说明学校还是有自由空气的，否则就不能这么问了。

大学里，按照国民党的规定，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后来都是党员，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入的。本来还有“纪念周”，每周的周一，后来取消了，改成国民月会，所有的国民都要参加。我们学生也是国民，也要参加，等于政治大课，也就是说学校的事，没有政治概念。

问：国民月会是要对学校和学生进行思想控制吗？

答：国民月会由校长或教务长报告学校的重要事情，有时也请校外的人来讲。陈立夫当时是教育部长，他来讲过；陈诚是远征军的总司令也来讲过。我记得陈立夫讲的时候，正好蒋梦麟也在。陈立夫讲他小时候怎么辛苦，怎么用功。讲完后，蒋梦麟就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看陈部长曾经这么艰苦学习，我从小就认得陈部长，我都不知道他这么艰苦的学习过。我们也不知道是他挖苦，还是真的。

问：学校会对老师有限制吗？

答：联大老师讲课完全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你爱讲什么讲什么。有的老师尽聊天。比如我研究生时上课，就两个人，上罗伯特·温德的课，到他家里尽聊天，有的和课程有关系，有的没关系。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了，杜鲁门接任，我问他对杜鲁门什么印象，他说是 biggest fool，就是最大的傻瓜。

也有的先生，一二三四，讲得很严格。比如郑天挺老师讲明史讲得非常有条理，而且非常细，讲到朱元璋的相貌，能讲一小时，哪本书上是怎么写的，总之他的相貌非常奇怪，给人很深的印象，很威严，不怒自威。

所以，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邹成鲁院士，他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有记者访问他，联大有什么特点，他说就两个字：自由。

联大老师各有特点，刘文典上课尽骂人，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但是不同性格、特点的老师授课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吸收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其余教科书上都有，考试时，也要求把该看的书看完，所以标准教科书

你还得看。

问：那时候对老师有没有考评？

答：学生对老师有考评，学校有没有我不知道。学生觉得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差，就是口碑。

问：当时学生与老师之间，有没有讨论的气氛？哪些老师鼓励学生跟自己有不同意见？

答：我记得物理系有一位，一下课就站在院子里跟周培源争，周说你连基本概念都不懂。可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有新的观点。

我有位朋友王浩，是大才子。金岳霖先生讲逻辑学时问，你们什么意见，并点名，“王浩你来说说”，于是这节课就成了他们两人的对话。

还有，上吴宓先生的课，他说中国古代爱情只有在妓院里面才有。有位同学说，这个不太好吧。吴先生这么答复：你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男女社交是不公开的，是授受不亲的；只有在妓院里，男女的社交是公开的。所以，真正的爱情只有在妓院里边找。

问：当时求学的条件怎么样？

答：我们当时为了生存，都去教中学，有的到外县去教，没法回来上课，大考前回来借笔记看。学校也不管。那时先生们工资长得非常慢，物价飞涨，也做家教，在中学讲课。朱自清、闻一多都在外面教课，学校也不管，要是管的话他们就不去教了。

抗战时太穷了，不在外面教课怎么办？物价飞涨，一年比一年厉害，生活一年比一年苦。抗战前，像他们一流的教授，胡适之他们都 500 大洋的月薪，我们一个月饭费是 3 块大洋。到抗战就不行了，生活特艰难。

当时得肺病的人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很多都去世了。我也得过肺病，吐血吐得非常厉害，而且常常天一变，就吐血，有个同学开玩笑，说我天人感应。我们同学看着书，眼前忽然就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闭上眼，过一刻钟再睁开眼才能看见。我有时刚走回屋里，就走不动了，躺一个小时，才有力气。唉，牺牲太大了。那些人如果不死，就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来。

问：求学的条件那么恶劣，为什么却是人才的爆发期？

答：你知道，给人以自由，是发挥他潜力最好的一种方式。喜欢看这个东西，你让他看，最容易吸收；不喜欢的东西，强逼着他看，不会有成绩。所以我觉得发挥个人的兴趣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问：清华的学风一直比较严谨，和这种自由有没有冲突？

答：好像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北京学校流传一个口头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北大学生老，很多学生都是外地来的，在家乡有家学基础，傅斯年就是这样。师大不但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毕业后都有工作，所以穷学生都去师大。唯有清华可通融，是说清华条件比较好。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第一次实验，自由落体要实验加速度。在一个玻璃板上涂上白粉，要等白粉干，他们就不用水和白粉，而是用酒精。酒精多贵呀，但是干得快。在学术上，学校就舍得花钱，让学生也这么用，不省钱。

自由，它能够启发你自动学习的精神，学习要是被动的，你就学不进去。你要是有了兴趣了，就学进去了，就自然严谨了。

第一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清华

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我们造成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我们理想的新校长”者，因为理想究竟难于实现，所以不曰“我们所希望的新校长”者，因为希望未必可以达到。因此我们提出来讲的，乃是我们事实上所需要的、所必不可少的新校长；不是空洞的理想，不是虚浮的希望，乃是事实上最低限度的要求。

